

論

海

歷代人物論海卷六十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鳴玉蔡和鐸輯

唐

駱賓王

朱之蕃

裴行儉之知人鑒則鑒矣徒以爵祿壽考論天下士而未鑒夫器識之大者也彼其所善者王勣蘇味道皆典選然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金紫何益于人之分毫髮奚庸措何裨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賓王討武氏一檄其大義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識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邪也屈軼之所以稱瑞者能指佞也武氏濁穢移鼎其姦邪莫大焉舉四海之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賓王奮不顧身一一數其罪惡而檄之果成風雲月露爭葩鬬麗哉行儉于是乎失人矣

駱賓王李敬業

鄧子章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儉知人李世勣知孫賓王敬業俱已敗誅嗟乎武曌司晨唐社已屋起兵一檄讀未竟篇使人款款不能仰視世勣之相敬業曰敗我家者必此孫也因獵而焚之敬業喪身死馬浴血而出誅武一師凜乎義旗世勣得此孫足蓋向日立武之行家即不血食忠貫二曜名垂千禩所以光李氏大矣裴之黜駱曰士先器識後文藝薄賓王文藝流耳茲檄也疾風勁草板蕩忠臣豈談天雕龍之士所能辨哉比之三仁二龔何多遜焉野史載二公解甲衣縑鴻冥鳳舉允若茲則大忠沉智又非夫人所能窺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薦紳聯袂屈膝簪珥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蹟成閭者知人之鑑則士必呶嚅脂韋而後稱良子孫必金張許史老死牖戶而後稱孝也是夷齊非孤竹賢

子而翟義真莽賊也故行儉世勸之識末矣

王楊盧駱論

談某

唐書裴行儉傳李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乎惟炯稍斂戢得禍當少減云云厥後勃溺南海死照鄰惡疾死賓王從徐敬業起兵敗死炯終盈川令人莫不高行儉之識談子曰儉之說是而以論勃等而未盡是也即儉之論勃等未當不是而勃等之才終不可沒也勃等之死生終不可謂非命也今夫顏子夭亡冉牛惡疾三家田常安享富貴三代以下之貴賤死生曾何足論至若司馬德操之於孔明士元許都之於曹操王夷甫之於石勒謝安之於謝元李太白之於郭子儀張曲江之於安祿山是皆卜其人之才智功名與其終身之賢不肖未嘗言禍福也管輅之於何晏鄧騭孫登之於嵇康言禍福矣然何鄧之禍有以致之不待智者而後識嵇生鸞嗣遭鍛後世傷之勃等行事至今不少槩見才高識淺在儉豈必無據然讀勃滕王閣序末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酌貪泉而覺爽處洞輟而猶歡又云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其謙光周密人固何似而不幸不見用於時而不幸復至於溺死豈非命也至當日武氏之欲篡唐也其間委蛇朝右者豈必人盡狄公徐敬業以勳臣後裔欲伸大義於天下賓王一書生左右其中磨盾草檄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更何得以矮屋隙窗坐論成敗且敬業之心不可必知也而敬業之兵則固有名也目之以反萬世豈為定論如行儉之論四子或見四子有如是之才更欲使之斂華就實養成德器乎是未可知余特恐宿構序文之吳子章輩盜虛聲以愚時俗又如武后朝宋之問閻朝隱諸人非不並負妙才久居高位而其人賢不肖於勃等四子何如也故曰勃等之才終不可沒也勃等之死終不可謂非命也

魏元同復古論

王夫之

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辨矣實則不可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襲小有損益而大畧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淳而聽於世族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庸求路之賢魯衛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長官朝廷不置冢軍蓋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勢不得復為建屬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郡者法嚴明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亂也三公州郡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胥怨激而盜賊並起則法敝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掾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為之死死而為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為公斂處父之據成不墮祝聃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為忠而無忌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子者一唯長吏之市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姦抑無考覈之成憲以衡其愚拙三公之辟召則唯采取名譽於州郡於是虛譽日張雌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成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敝而改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窮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為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一得夾糴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室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已而

士自以其學業邀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寺府州之衆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盛於私門於此不
能自媒於彼廉恥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鎮各樹私人以為爪牙或使登朝以為內應
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韋莊孫光憲之流皆致命四方而不為唐用分崩瓦解社稷
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得與於選
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絕人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
束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準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
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進之法因魏晉以下人心事會
之趨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
長焉於彼而見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盛恃此也以固
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繇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
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亂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慎亂者
也庸醫雜表裏兼溫涼以飲人彊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魏元忠

焦竑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
一舉使敬業一敗而武后愈安何以繫乎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逆拒之子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
忠誠有遠見宏略者永瀉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露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
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又

胡寅

嚴尤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于新莽君子謂之不知荀彧之才略非不偉也而用于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容之謀猷非不奇且正也而用于李密君子謂之無識歟意魏元忠之在唐而亦蹈茲覆轍哉唐祚不競武曩當陽淫竊神器虛燭燭穹此乾坤何等時也元忠而抱匡時之略懷靖世之忠可苟焉已哉苟能以順逆之理論孝逸而孝逸悟焉孝逸以順逆之理論軍士而軍士聽焉取敬業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誅之易周為李反亂為治則唐有泰山之安元忠且為當時之全人矣不知說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于孝逸者即所以用于武氏也得無與尤或洪容等乎君子安得不為之深惜

魏元忠論

黃崧甫

武后廢中宗李敬業起兵揚州圖匡復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二十萬討敬業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遂畫授方畧敬業敗死而武氏之篡以成黃子曰嗚呼元忠其可謂賊臣也哉武后雖狡悍然當竊國之始慮人情洶洶天下多有起而乘其釁者其心尚有所顧忌而未敢肆敬業死益恣行而無所畏矣是敗敬業益武氏以恣者元忠之謀也當孝逸軍臨淮時使元忠誠負匡時之畧者當以大義為孝逸言武氏圖謀神器毒害已成唐之子孫將靡有子遺今以三十萬衆破敬業功成將軍其能獨全乎將軍國之宗室宜以社稷為念以三十萬衆正明大義布告天下匡扶王室山東豪傑憤武氏久矣必有投袂而起以相應者彼敬業固可收而用也如此則孝逸必從孝逸從而帥大衆下荆楚奉天子以還京師正告武氏之罪于七廟而黜之是一舉而唐有再造之業元忠孝逸為不世之勳矣嗟夫元忠號知兵智畧輻輳獨無聞於諸呂濯嬰之事與乃計不出此而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元忠所謂一舉者為李氏乎為武氏乎一舉而敬業敗則武氏可安枕而卧李氏不旋踵而滅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元忠毅然成之卒至唐祚中絕毒流四海謂成武氏之禍者非元忠不可也或曰元

忠雖為是能必孝逸之果從乎曰孝逸軍機進止皆決於元忠而安危利害之勢易明孝逸豈終昧然矣乎曰元忠負文武大畧在高宗時議論侃侃非庸衆人乃甘心為武氏用何與曰才智者君子所以濟天下之具而非精識而義明則不能以持正而但為才智用其權畧幹濟飛揚馳驟之技必不能自置於無用因時抵隙可以就功名其從違順逆固有所不暇擇矣元忠者智謀有餘而大義未識功名為志而急於自效彼以為敬業可破武氏可輔而功名為可就也何暇計李氏之存亡哉荀文若伯王之佐也而從曹氏張元吳昊奇傑之士也而甘心為西夏用士之昧於所從怙才滅義貽譏後世者多矣嗚呼可鑒也

魏元忠論

刁包

方強敵壓境舉國震怖有人焉運籌決策奏功俄頃之間非經濟好手未易言也然而輕重緩急有權在焉可與權則功成名立銘鍾鼎勒金石稱社稷臣不可與權則知其一不知其二雖有謀國之智應變之才不足云也魏元忠監李孝逸軍筭無遺策雖良將不能過卒使敬業授首孝逸凱旋庶幾經濟好手而吾以為未可與權者何也敬業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名大義也駱賓王一檄武氏讀之且歎賞不置而況為唐臣子所不感激涕泣豈云有目者乎豈云有胸有心者乎孝逸言聽計從若正告曰孽后臨朝至尊廢黜此忠臣義士所為腐心而泣血者也我輩荷先帝厚恩乃助桀為虐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昔灌嬰受詔擊齊權於輕重緩急之間與齊連兵呂氏遂敗將軍擁三十萬衆願與英公為犄角之勢合從向關復子明辟因請太后還宮執其左右腹心而戮之肅清內難再造王室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也如是則孝逸與灌將軍比烈末年不至有儋州之禍為謀臣者勳業炳著譽望休顯又何至屢陷虎口使人歎晚節之難終哉計不出此而乃以唐室安危為言抑思武氏安則唐室危武氏危則唐室安不兩立之勢也敬業傳檄遠邇將不利於武氏而運籌決策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是誠何心哉厥後琅琊諸王相繼

起兵不克而死皆大義不明而魏元忠為首惡也嗚呼元忠之所謂安危亦異乎陸賈氏之安危矣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交歡謀呂氏也今反俛首甘心作賊后應矣其為國家蠹賊豈顧問哉唐室之言其誰信之大抵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偶爾蹉跌則天下事去矣又何待感恩涕泗之日也親逢時會坐失令圖揆厥所繇蓋不可與權之故耳權之時義大矣哉唐善用權者莫若狄梁公梁公之權陰持之婉轉以善其用其為力難魏元忠之權顯操之呼吸以移其機其為力易易者束手而後難有匠心蓋其學術有淺深識見有高下分有大小而不可盡歸之天數也

魏元忠論

黃永年

武太后廢中宗李敬業起兵揚州圖匡復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遂畫授方畧敬業敗死而武氏之篡遂成黃子曰嗚呼元忠其可謂賊臣也哉武氏雖狡悍然當竊國之始慮人情怙恃天下多有起而乘其釁者其心尚有所顧忌而未敢肆敬業死益恣行而無所畏矣是敗敬業益武氏以恣者元忠之謀也當孝逸軍臨淮時使元忠誠負匡時之畧者當以大義為孝逸言武氏圖謀神器毒害已成唐之子孫將靡有孑遺今以三十萬衆破敬業功成將軍其能獨全乎將軍國之宗室宜以社稷為念以三十萬衆正明大義布告天下匡扶王室山東豪傑憤武氏久矣必有投袂而起以相應者彼敬業固可收而用也如此則孝逸必從孝逸從而帥大衆下荆楚奉天子以還京師正告武氏之罪於七廟而黜之是一舉而唐有再造之業元忠孝逸為不世之勳矣嗟夫元忠號知兵智略輻輳獨無聞於諸呂灌嬰之事與乃計不及此而曰天下安危視此一舉夫元忠之所謂一舉者為李氏乎為武氏乎一舉而敬業敗則武氏可安枕而卧李氏不旋踵而滅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元忠毅然成之卒之唐祚中絕毒流四海謂成武氏之禍者非元忠不可也或

曰元忠雖為是能必孝逸之果從乎曰孝逸軍機進止皆決於元忠而安危利害之勢易明孝逸豈終昧然矣乎曰元忠負文武大畧在高宗時論議侃侃非庸衆人乃甘心為武氏用何與曰才智者君子所以濟天下之具而非識精而義明則不能以持正而但為才知用其權畧幹濟飛揚馳驟之技必不能自置於無用因時抵隙可以就功名其從違順逆固有所不暇擇矣元忠者智謀有餘而大義未識功名為志而急於自効彼以為敬業可破武氏可輔而功名為可就也何暇計李氏之存亡也哉荀文若伯王之佐也而從曹氏張元昊吳奇傑之才也而甘心為西夏用士之昧於所從怙才滅義貽譏後世者多矣嗚呼可鑒也

李孝逸

尹起莘

孝逸附會賊后為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氏之姦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殛之以為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為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能終禍唐哉不是之思其竄死宜矣

狄仁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巋巋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于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合感公

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代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禹奉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嗣乎嗟嗟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甯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甯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齊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師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子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惟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鄆鄆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

以息江南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脇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譚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人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敵親子與姪敵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敵為太子於是去之復置廬陵王于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則天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讎齟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

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叢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敗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狄仁傑

程敏政

先儒以為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嗣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成雖出于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遲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言可知知者於此正當持重以銷其慝而要其成固不可為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心而東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就使東之不幸亦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衰暮不蚤計為恨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盡幾百年始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二輔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殺紂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武王太公之衰暮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又

陸眾

夫自開闢以來未有女子之君天下者也武后者晏然稱制于房闈之間而動于四海之大英雄豪傑俯首就羈天地鬼神格其祭祀斯豈一人之私智之所為哉意者生民厄運實於斯時而淫民妖虐之命天

實假手於武氏耳夫關於天下之大者不可以小數勝而通於天命之達者不可以人力爭徐敬業之徒不勝區區之忿起而強圖之斯所以嬰其鋒而自貽伊戚者也公也偃然拜女子以為君而覲視其革號改命之事淫名褻號舞蹈對揚蹀人穢夫連袂出入而且憂勞盡忠若將終身乎武氏者非貪其祿而眷其遇也彼其慄慄凶殘之極未可以早有所為而盈虛消長之數固未有極而不反之理也吾固逆知其勢之必衰而徜徉以待其至則其縱時以暫逞者如虛丹飄瓦之不足以汨吾衷而吾之容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爭乎于是乎聳之以文皇大帝之靈格之以夫婦母子之義因事納誨婉言曲道反覆流涕不能自己則彼雖逞一時之強暴以悖天下之公而其根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泯滅者固自若也而吾既以至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同之以力也以正也於是乎廣樹忠賢以厚其勢而分布要地以集其權戮力王室者人自為謀乘時起奮者不戒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已如困獸之將被而操戈以伺之者已四周而環會矣豈有不可勝乎故中宗之反正二張之伏辜本起于泛舟之潛謀斬關之奇計而君子推本之論則以為文惠之功者蓋五王之在位者公實有封殖之勤而桃李之就於公門則羽翼之奮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須惟其勢之相積積於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於陰者未有不勝陽者也昔之君子孰不欲厚集同類之勢哉往往類解而功墜者何也其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速見小之心者又發焉而不待其衰夫不待其衰則撲之愈熾不服其志則與我為敵益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為敵之心吾方自保之不暇而奚暇於植黨哉然非熟察乎天地之微以洞見乎消息盈虛之故者孰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為哉或又以事周之迹為公居身之累者噫公則誠失身矣欲潔其身而治亂安危之係又將屬之誰乎一立於其朝而國祚由之以安大義由之以正失其身所以得其志也身乎周所以心乎唐也公亦人傑也哉

又

謝鐸

天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君子於其心而已矣裴炎之諫武后立七廟反正豫王侃侃乎殿陛之間有似於王陵之為漢然廬陵廢立之謀誰實啟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呂迎立代王遲遲乎歲月之久有似于仁傑之復唐然諸呂分王之議誰實主之借曰寬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過貪生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炎之廢立既黨於武氏矣而故為是論諫以收公議於其後陵之所以面折呂氏者果如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殆說呂祿屬兵太尉酈寄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廬陵吉頊亦唐之忠臣矣是惡可哉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事之成不成幸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耶策雖不就君子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又

徐仲子

說者謂仁傑當武曌之穢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功益一時至有為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黑竊以為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安有舉吾君百年帶礪之天下褫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薙草木而獵孤鬼而猶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闢而有君臣其暗奸之雄若羿浞之有姒氏新莽之有劉氏宋裕之有司馬氏身為篡而弑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羿浞猶不盡空姒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三人者猶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孤媚下陳入事文皇繼事其子牝雞而晨鳴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日月昏而無光此何時耶唐之武漢之呂也呂相從高帝

草莽百戰中卒佐高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為高帝謀也其殺如意也為惠帝謀也惠帝崩而辟疆計售白馬負約諸呂將諸呂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已后即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藉令當時有廬陵在后必不為帝藉令后帝矣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服色革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薦紳毒痛漢家赤子有一於此平勃必擲冠而起羞為之臣平勃臣漢也未嘗臣呂也平勃蓋壽之熟矣平勃即非漢之純臣也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再則曰安劉氏彼驚如項籍雄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矧區區產祿垂死一呂嫗哉平勃蓋壽之熟矣傑也智不如平勃正不如王陵勇不如朱虛能計武氏死而三思輩必可制乎能計已之年必死於武氏後乎已死而張東之必為相乎且東之已老能計不相繼而死乎傑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惠更唐之旗幟而為金易唐之服色而為碧革唐之大號而為周扼子之吭而奪之位以至韓王元嘉之死鄭王璪等之死魯王靈夔等之死薦紳毒手秦坑元元慘于渭水傑也身為唐臣死之可也縱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李敬業之以檄討可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璟諸賢沉伏下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平章為其國老可乎吾且以小喻天下家也呂武家之主母也孝惠廬陵家之弱主也平勃仁傑家之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夫下不斬其子則紀綱猶然主母之者平勃之不忘漢是也主母悍而輟舅姑之饋祀絕夫之族屬殺子擯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持依違之說曰吾事之為其家也為其故主也為其弱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廬陵矣傑何心見今之天子不子而婦人矣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傑何心見今之旗幟服色不土而金不青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支不金玉而璽粉矣傑何心見今之薦紳不冠裳而禽犢矣傑何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觀而投之塗炭矣

其南面冕而主我者何人也吾主之讐也吾不知傑何顏事之也其鳴玉彈冠頡頏而雁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殘之餘又不然則其淫媒之緇衣與青衣少年也吾不知傑何顏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蒸麥為糧伸鋤為兵者何人也一山東細民也吾不知傑何顏使令之也其神堯文皇在天無靈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傑何顏相從之也豈雖烏菟亦慧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藉令仁傑明目張膽危言正色反覆曉喻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僭天心人事之終不可同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曌必且色憚而心動武氏悟而三思輩相繼以去元武門不必斬上陽宮不必遷此不特為唐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奈之何姑姪母子訖覲之說不過勸昭德之餘譚而兩翼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悟顧不言於垂拱之末而言於聖歷之初嗚呼言亦晚矣洎乎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統此天也人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據而有之偽周沒而天下不歸之唐將誰歸者即世無仁傑吾固知周之必反為唐也惡在其為仁傑功也哉厥後三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仁傑者亂之媒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仇周而臣周于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狐罪且正于太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傑因天下之罪人也猥云功耶書記仁傑親與三思呼盧蒲博拔集翠裘得章馬上而去此固久喪其良心者又仁傑有老姨賢而貧傑過焉為設濁酒飯仁傑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姨掩面羞曰吾不欲子事女主耳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曌反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仁傑姨

狄仁傑桃李在公門

林應望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大厦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時之能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乎藉徒抱撲忠忘延攬切傾葵而昧拔茅即欲為國祚計芭桑必無計矣惟蓋臣察

相蒿目而思焦心而求推轂同升不言迫旁招博採不言勞卒之事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蓋宏且鉅哉愚讀唐史至狄懷英公門桃李三致意焉夫自大道隱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者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為桃李云至使碧桃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公之桃李其果類於是乎吾想公之時諒公之心鑒后帝北晨凶帝在房州乘輿越草莽矣宗室誅鋤瓜瓞無噍類矣告密掩捕羣英芟除矣青綠朱紫蓮花六郎而蒼蔚朝隲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美楚咏茗華相與攜手於衡門之下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糾哉狄梁公則曰桑間可通也而耒離不可忘尊鱸可思也而神州不可忍三徑可歸來也而神光燾微亦可慮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則根據之奸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惡一日未殄武氏一日未殄則房州之駕一日未還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安能坐視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甯為疾風勁草毋為隨風而靡甯為歲寒松柏毋與草木同朽甯眾正連茹毋孤忠自許甯師師濟濟收取日之功毋焚焚孑孑墮權姦之手卓犖如張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孳機略如姚見為桃李之條幹而不忍剪且伐文學如蘇李見為桃李之英華而詩之若子至如剛正之環敏達之範暉又見以為桃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溉培植之恐後居則含英聳翠異品彙之匹儔出則積幹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牆序春華秋實齊入藥籠人僉曰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此而不知其非自為計也為李唐天下計也為嗣君計也非為武氏用也為李唐天下用也為嗣君用也自是張袁桓崔之徒戮力同心牝雞結舌二張授首廬陵復而玉律回春瓜瓞綿而枝葉不改宇內士彈冠相慶令四時宜蓮花郎輩曾不得與桃李鬪芳菲焉李唐宗社幾頓而復振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公所為培養者豫也微梁公孰能當此反周而唐者乎蓋當概唐事而論之秦邸十八士桃李滿瀛州而喋血盈庭為後世笑存撫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眯目取譏當年大都薦賢一也以謀王斷國則公以樹交